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藝高服五鼠 白玉堂氣短拜雙俠

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，對那大漢執手道：「尊兄請了。」大漢道：「請了。請問尊兄貴姓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不敢。小弟姓白，名玉堂。」大漢道：「哎喲！莫非是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五弟麼？」玉堂道：「小弟綽號錦毛鼠。不知兄臺尊姓。」大漢道：「劣兄複姓歐陽名春。」白玉堂頓時雙睛一瞪，看了多時，方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人稱北俠號為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。請問到此何事？」北俠道：「只因路過此廟，見那小童啼哭，問明，方知他相公不見了，因此我悄悄進來一看，原來五弟在這裡竊聽，我也聽了多時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，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裡，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。劣兄方回身，開了廟門，將小童領進，使他主僕相認。」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「他也聽了多時，我如何不知道呢？再者我原為訪他而來，如今既見了他，焉肯放過。須要離了此廟，再行拿他不遲。」想罷，答言：「原來如此。此處也不便說話，何不到我下處一敘？」北俠道：「很好。正要領教。」

二人出了板牆院，來到角門。白玉堂暗使促狹，假作遜讓，托著北俠的肘後，口內道：「請了。」用力往上一托，以為能將北俠搽出。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再也不動分毫。北俠卻未介意，轉一回手，也托著玉堂肘後，道：「五弟請。」白玉堂不覺不由，就隨著手兒出來了，暗暗道：「果然力量不小。」

二人離了慧海妙蓮庵。此時雨過天晴，月明如洗，星光朗朗，時有初鼓之半。北俠問道：「五弟到杭州何事？」玉堂道：「特為足下而來。」北俠便住步問道：「為劣兄何事？」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、供出北俠之事說了一遍，說：「是我奉旨前來，訪拿足下。」北俠聽玉堂這樣口氣，心中好生不樂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白五老爺是欽命了。歐陽春妄自高攀，多多有罪。請問欽命老爺，歐陽春當如何進京？望乞明白指示。」北俠這一問，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。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，說些交情話，兩下裡合而為一，商量商量，也就完事了。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，又是奉旨，又是相諭，多大的威風，多大的膽量；本來又仗著自己的武藝。他便目中無人，答道：「此乃奉旨之事，既然今日邂逅相逢，只好屈尊足下，隨著白某赴京便了。何用多言。」歐陽春微微冷笑道：「紫髯伯乃堂堂男子，就是這等隨你去，未免貽笑於人。尊駕還要三思。」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，還是耐著性兒，提撥白玉堂的意思。誰知五爺不辨輕重，反倒氣往上沖，說道：「大約合你好說，你決不肯隨俺前去，必須較量個上下，那時被擒獲，休怪俺不留情分了。」北俠聽畢，也就按捺不住，連連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正要領教，領教。」

白玉堂急將花氅脫卻，摘了儒巾，脫下朱履，仍然光著襪底兒，搶到上首，拉開架式。北俠從容不迫，也不趕步，也不退步，卻將四肢略為騰挪，只是招架而已。白五爺抖擻精神，左一拳，右一腳，一步緊如一步。北俠暗道：「我盡力讓他，他盡力的逼勒，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。」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勢，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。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，回身劈面就是一掌。北俠將身一側，只用二指看準脅下輕輕的一點。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，頓時經絡閉塞，呼吸不通，手兒揚著落不下來，腿兒邁著抽不回去，腰兒哈著挺不起身軀，嘴兒張著說不出話語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眼前金星亂滾，耳內蟬鳴，不由的心中一陣噁心迷亂，實實難受得很。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，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。這比的雖是貶玉堂，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。

北俠惟恐工夫大了，必要受傷，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。白玉堂經此一震，方轉過這口氣來。北俠道：「怨劣兄莽撞，五弟休要見怪。」白玉堂一語不發，光著襪底，呱呱呱呱，竟自揚長而去。

白玉堂來到寓所，他卻不走前門，悄悄越牆而入，來到屋中。白福見此光景，不知為著何事，連忙遞過一杯茶來。五爺道：「你去給我煮一碗新茶來。」他將白福支開，把軟簾放下，進了裡間，暗暗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？悔不聽我四哥之言！」說罷，從腰間解下絲絛，登著椅子，就在橫楣之上，拴了個套兒。剛要脖項一伸，見結的扣兒已開，絲絛落下；復又結好，依然又開，如是者三次。暗道：「哼！這是何故？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？」話尚未完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，道：「五弟，你太想不開了。」只這一句，倒把白爺嚇了一跳，忙回身一看，見是北俠，手中托定花氅，卻是平平正正，上面放著一雙朱履，惟恐泥污沾了衣服，又是底兒朝上。玉堂見了，羞的面紅過耳，又自付道：「他何時進來，我竟不知不覺。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。」也不言語，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。

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，回來必行短見，他就在後跟下來了。及至玉堂進了屋子，他卻在窗外消立。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，北俠就進了屋內。見玉堂要行短見，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，北俠就從椅旁挨人，卻在玉堂身後隱住。就是絲絛連開三次，也是北俠解的。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的人，竟未知覺，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。

當下北俠放下衣服，道：「五弟，你要怎麼樣？難道為此事就要尋死，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？如果你要上吊，咱們倆就搭連搭吧。」白玉堂道：「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此話我不明白。」北俠道：「老弟，你可真糊塗了。你想想，你若死了，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？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眾朋友？也只好隨著你死了吧。豈不是你丟了劣兄的命了麼？」玉堂聽了，低頭不語。北俠急將絲絛拉下，就在玉堂旁邊坐下，低低說道：「五弟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過遊戲而已，有誰見來？何至於輕生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，也該商量商量。你只顧你臉上有了光彩，也不想想把劣兄置於何地。五弟，豈不聞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；又道：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，吾也欲無加諸人』。五弟不願意的，別人他就願意麼？」玉堂道：「依兄臺怎麼樣呢？」北俠道：「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。五弟明日何不到菜花村，叫丁氏昆仲山頭，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。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，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，彼此有益。五弟以為如何？」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，聽了此言，頓時豁然，連忙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承吾兄指教。實是小弟年幼無知，望乞吾兄海涵。」北俠道：「話已言明，劣兄不便久留，也要回去了。」說罷，出了裡間，來到堂屋。白五爺道：「仁兄請了，菜花村再見。」北俠點了點頭，又悄悄道：「那頂頭巾合泥金折扇，俱在衣服內夾著呢。」玉堂也點了點頭。剛一轉眼，已不見北俠的蹤影。五爺暗暗誇獎：「此人本領勝我十倍，我真不如也。」

誰知二人說話之間，白福煮了一杯茶來，聽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，打簾縫一看，見一人與白五爺悄悄低言，白福以為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，恐一杯茶難遞，只得回身又添一盞。用茶盤托著兩杯茶，來到裡間，抬頭看時，卻仍是玉堂一人。白福端著茶，納悶道：「這是什麼朋友呢？給他端了茶來，他又走了。我這是什麼差使呢？」白玉堂已會其意，便道：「將茶放下，取個燈籠來。」白福放下茶托，回身取了燈籠。白玉堂接過，又把衣服朱履夾起，出了屋門，縱身上房，仍從後面出去。

不多時，只聽前邊打的店門山響。白福迎了出去，叫道：「店家快開門。我們家主回來了。」小二連忙取了鑰匙，開了店門。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，搖搖擺擺進來。小二道：「相公怎麼這會才回來？」玉堂道：「因在相好處避雨，又承他待酒，所以來遲。」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，引到屋內。茶尚未寒，玉堂喝了一杯。又吃了點飲食。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，上松江菜花村去。自己歇息，暗想：「北俠的本領，那一番和藹氣度，實然別人不能的。而且方才說的這個主意，更覺週到，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。那出告示眾目所睹，既有『訪請』二字，已然自餒，那如何對人呢？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，方是萬全之策。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裡常說他好，我還不信，誰知果然真好。仔細想來，全是我自作聰明的不是了。」他翻來覆去，如何睡得著。到了五鼓，白福起來，收拾行李馬匹，到了櫃上，算清了店帳，主僕二人上菜花村而來。

話休煩絮。到了菜花村，先叫白福去回稟，自己乘馬隨後。高莊門不遠，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為左右，丁氏弟兄在臺階上面立等。玉堂連忙下馬，伴當接過。丁大爺已迎接上來。玉堂搶步，口稱：「大哥，久違了，久違了。」兆蘭道：「賢弟一向可好？」彼此執手。兆蕙卻在那邊垂手，恭敬侍立，也不執手，口稱：「白五老爺到了，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，多多有罪。請老爺到寒舍待茶。」玉堂笑道：「二哥真是好玩，小弟如何擔的起。」連忙也執了手。三人攜手來到待客廳上，玉堂先與丁母請了安，然後歸座。獻茶已畢。丁大爺問了開封府眾朋友好，又謝在京師叨擾盛情。丁二爺卻道：「今日那陣香風兒，將護衛老爺吹來，真是蓬蓽

生輝，柴門有慶。然而老爺此來，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，還是有別的事呢？」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。

丁大爺恐玉堂臉上下不來，連忙瞅了二爺一眼，道：「老二，弟兄們許久不見，先不說說正經的，只是說這些作什麼？」玉堂道：「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。本是小弟理短，無怪二哥惱我。自從去歲被擒，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。後來到京受職，就要告假前來。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，再也不准動身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到底是作了官的人，真長了見識了。惟恐我們說，老爺先自說了。我問五弟，你縱然不能來，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，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。為什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？」玉堂笑道：「這又有一說。小弟原要寫信來著。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，說大哥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煙。我想遲不多日，就可見面，又寫什麼信呢。彼時若真寫了信來，管保二哥又說白老五盡鬧虛文假套了。左右都是不是。無論二哥怎麼怪小弟，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。」丁二爺聽了，暗道：「白老五，他竟長了學問，比先前乖滑多了。且看他目下這宗事怎麼說法。」回頭吩咐擺酒，玉堂也不推辭，也不謙讓，就在上面坐了。丁氏昆仲左右相陪。

飲酒中間，問玉堂道：「五弟此次是官差還是私事呢？」玉堂道：「不瞞二位仁兄，實是官差。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，此事非仁兄賢崑玉相助不可。」丁大爺便道：「如何用我二人之處？請道其詳。」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、小弟奉旨特為此事而來說了一遍。丁二爺問道：「可見過北俠沒有？」玉堂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兆蕙道：「既見過，便好說了。諒北俠有多大本領，如何是五弟對手。」玉堂道：「二哥差矣！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；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，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絕技。慚愧的很，小弟輸與他了。」丁二爺故意詫異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五弟焉能輸與他呢！這話愚兄不信。」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，直言無隱，俱備說了：「如今求二位兄臺將歐陽兄請來，那怕小弟央求他呢，只要隨小弟赴京，便叨愛多多矣。」丁兆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。」玉堂道：「誠然。」丁二爺道：「你可佩服呢？」玉堂道：「不但佩服，而且感激。就是小弟此來，也是歐陽兄教導的。」丁二爺聽了，連聲贊揚叫好，道：「好兄弟！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。」便高聲叫道：「歐陽兄，你也不必藏著了，請過來相見。」

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。玉堂一看，前面走的就是北俠，後面一個三旬之人，一個年幼小兒。連忙出座，道：「歐陽兄幾時來到？」北俠道：「昨晚方到。」玉堂暗道：「幸虧我實說了，不然這才丟人呢。」又問：「此二位是誰？」丁二爺說：「此位智化，綽號黑妖狐，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。」（原來智爺之父，與丁總鎮是同僚，最相契的。）智爺道：「此是小徒艾虎。過來，見過白五叔。」艾虎上前見禮。玉堂拉了他的手，細看一番，連聲誇獎。彼此敘座。北俠坐了首座，其次是智爺白爺，又其次是丁氏弟兄，下首是艾虎。大家歡飲。

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，北俠慨然應允。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白玉堂照應北俠。大家暢談，彼此以義氣相關，真是披肝瀝膽，各明心志。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，更覺關切。酒飯已畢，談至更深，各自安寢。到了天明，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